

城市的當代藝術詮釋

— 開放討論

時間

2013年12月29日 15:30-17:00

地點

草埕文化藝術工作室

與談

賴依欣 策展人

朱盈樺 藝術家

紀紐約 藝術家

楊佳璇 策展人、駒空間負責人

黃逸民 策展人、絕對藝術空間負責人

陳飛豪 策展人、天八二藝術空間負責人

大錦 設計師、農麗

黃彥穎 藝術家

佳璇：如果我以一個空間的經營者的角色看這個計畫，我會想的是，台灣很多空間經營者感覺是滿學院式的，不管是在作品的討論或是駐村的計畫，那種思維較像是學院訓練出來的方式，我看草埕這一系列的駐市計畫，會有一種突破的感覺，我們在思考空間跟公共性之間的關係時，因為有些藝術家他社會性的性格不是那麼強烈，觀眾比較看不懂作品意涵，包括我們在駐村的時候也會遇到這樣的問題，就是藝術家會把自己的創作放在駐村裡面，可是它跟這個城市的連結性不是那麼強，朱盈樺的作品中比較以城市為主進行創作，把藝術家的主體位置削掉了，等於把很多機會讓給觀眾去完成，我覺得這一點在台灣是比較特別的，是一個很好的方向，包括每一次有個很完整的發表，讓大家很清楚藝術家的創作過程，那個位置有一點顛倒過來，我滿喜歡的。

盈樺：就像剛剛佳璇講的，駐市計畫跟藝術家進駐好像有一點不一樣，因為駐市計畫如果說是要和台南這地方發生關係的話，我覺得觀者的位置也滿重要的，他的背景會影響到他怎麼判斷作品。我在做作品的時候會覺得「這很好懂阿，就進來玩就會懂」，可是後來發現好像對很多人來說還是看不懂。

妍伊：紀紐約和朱盈樺的作品考慮到不同的台南、看到不一樣的東西，朱盈樺的呈現方式我很喜歡，去政大書城前還很好奇：「一樓不是很荒蕪一片

嗎？怎麼會變成一個展覽？」可是後來處理的還滿完整的，跟那個空間的感覺也很合。我很喜歡妳作品旁邊有放很多書讓人閱讀，關於妳對於城市還有自己的一些想法，我覺得觀眾多多少少也可以從一些細節當中感受得到。我去看的那天有很多小朋友在裡面玩得很開心，也不一定真的要看懂什麼，或者說他們透過這樣的形式去了解。

依欣：剛剛講到有一點滿有趣的，就是我們在講說駐市創作跟一般創作有什麼不一樣。因為之前盈樺的作品比較著重在單純影像上面，透過攝影去傳達一些概念，可是我覺得駐市這件事情影響了妳整個創作的思考，我一直覺得在《記憶編碼》裡面，影像還是佔了一個很重要的位置，在《跳·台南》的整體作品空間，雖然影像的比例佔得非常小，可是其實它在整體作品概念上還是佔了一個很重要的位置，可是到了勤美誠品之後，影像退到比較後面的位置，反而是那個概念站比較前面。

盈樺：影像的部份，或是剛剛提到駐市創作跟一般創作有什麼不一樣，我覺得每個藝術家創作的方式本來就不一樣，大家的路徑是不一樣的，以我來說，我覺得可能跟這兩年的工作型態有關，因為平常很忙，只有放暑假來這邊才能創作，所以會把所有的力氣都賭在這兩個月。關於影像，因為我的背景不是美術系的，我會開始做創作是因為喜歡拍照。以前我會隨身攜帶單眼相機，會不停的手沖照片之類的，可是自從用手機拍照之後覺得它帶給我更多的自由，之後我根本不想拿出相機按快門，覺得它阻擋了我和周遭的溝通。我認為影像的概



念和思考一直在改變，它在近十年或是五年來的變動太快，影像的意涵已經有點像哲學的概念。誠品展出的這件作品，展示方式和空間有極大關係，因為人沒有辦法進去玩，其實從這次的駐市之後，我開始在意更多的是身體性，我覺得身體跟影像是有關聯的，因為你覺得什麼東西有趣你才會拿起相機，從觀景窗看那個地方拍照，那東西有點像是你在這個三度或四度空間去擷取一小塊變成一張照片，那留下的一小塊其實旁邊還有更多的東西，我覺得這些東西慢慢把我對於影像的認知越壓越小。

Andrew: 剛剛朱老師說的關於手機拍照這件事情對我影響是最大的，以前我在跟我朋友分享攝影的時候，會講到很理論派的東西，可是當我使用手機攝影時就感到非常的自由，因為不太需要去想什麼，先按快門再說，唯一的不同點是我還應用以前拍底片或數位的觀點，思考如何調整亮度、色調，有點像在調白平衡跟曝光一樣。所以手機攝影對我來講是很大的衝擊，現在我都一直用手機來拍照。我看朱老師的影像其實是讓我覺得很特別的，當我看到作品裡的影像時會想：「這個是直接去拍攝街景的」，結果後來發現是翻拍再翻拍，對我來講是滿衝擊的，因為它提供一個間接的觀點去觀察。

瑜禎: 我想問盈樺一個問題：這種比較遊戲化、跳房子的對台南詮釋的方式，是因為妳在台南駐市才想出來的嗎？這個詮釋方式妳覺得它只專屬於台南這城市的特質或氛圍，或是可以複製到其他城市？

盈樺: 去年在台南的時候，因為我不是台南人，所以完全是以一種很新生的狀態在觀察這地方，對於什麼都會覺得很有趣，這一年會去想很多關於這個城市，或裡面住的人，或是關於人這件事情、人的生活到底是什麼，所以在這一件作品才會去想把那時候的感受化整為好像是一個遊戲。可是如果是別的城市的作品，我覺得那就是另外一個東西了吧，創作的模式我是比較不會去重複，做起來感覺不一樣。

大錦: 透過大量的廣告影像的訓練出了一群強迫接受的觀眾，完全不思考影像或是對城市的記憶，在完全不經編碼、不經判斷、不經思考也沒有任何解讀的方式就接受了，所以剛剛紐約講的，譬如說認識台南這件事，很多人是你來駐村一天那就叫做遊客，但非常有意思的是，在做行銷廣告的領域，你會發現台北的媒體在構築一個城市的形象，如台南的形象時，其實他們都是遊客式的從台北驅車來一天拍攝，對這城市完全不了解，他們就透過這樣的影像訴諸於全台灣甚至是全世界：「台南就是這個樣子」。所以媒體一報，豆奶忠大排長龍，都沒有人要去吃牛肉湯了，這為什麼會變成我們城市記憶的一部分？撇開藝術創作來說，大部分人對於城市記憶的構築都是由外地人遊客一日、很淺、沒有任何思考的編碼被強力灌輸，就像我們做的行銷跟廣告一樣，強力灌輸然後建構你腦袋的記憶。這現象很危險，我也看過朱盈樺去年跟今年的作品跟紐約的作品，雖然可能有一些阿伯會覺得，你又不知道五條港是什麼，可是你討論思考深度，但我覺得那都太囿於主流或是媒體告訴你要怎麼思考。其實對藝術家來說，可能是一個很短暫

的創作，可是對在地的居民來說，他應該去碰觸各種來看待他居住環境的方式。這兩次的展我覺得滿多台南人看到這樣子的展，至少我認識的有滿多都覺得：對對，可以從不同角度，不是用媒體或是旅遊手冊的說法構築的台南來看。

像盈樺這次的作品，大家如果用一開始的想像去看作品，都會想要去找它在媒體裡拍的那個漂亮的樣子，藝術家來駐村後，是不是看到我們理想中的台南？可是那個理想中的樣子又是媒體強力建構出來的。譬如說中國城，她是不是拍出想像中我們小時候的中國城？會一直有個期待，可是期待的那個影像，也是從媒體裡面、遊客拍出來的東西。結果拍出來竟然不符合，不符合這件事也滿有趣的，因為可能會有居民，或像我們後面來的新移民，會試圖在那影像裡去找：「這個人是不是真的認識台南？」或是「她來後真的看得比我們深」或是……，自己會提出好多疑問跟想像，可是其實好像都不是我們想像的那個樣子。但是有人真的會被啟發：「我平時看台南跟想台南的路徑好像都太一致了，我沒有嘗試過用不同的路徑來看待自己的生活環境。」

逸民：像剛剛大錦說的，台南是什麼？我覺得現代人好像一直想要釐清到底台南是什麼？但是每個人都有一種建構、想法和想像，且每一個人都不服其他人的說法，我覺得它就是不斷被堆疊，可是，在這被堆疊的過程裡面，我一直覺得：某些東西還是被主導了。比如說，「吃」被主導了，這個很立即的想像。因為我在高中教書，我高中畢業的學生去台北念書，每次FB上面都是「好想念台南吃的什麼…

」，我都會很想上去罵髒話，我覺得：何以台南的生活只讓你想到吃的？但每次FB上幾乎都是這樣。也就是說，我們雖然不服從其他人的說法，可是其實一部分你在反駁他的時候，你也被他收編了。那台南的樣子到底是什麼？我也不知道，但就一直很想把它弄清楚，可是又一直是個很困難的問題。我覺得由於這個地方可能跟其他城市太不一樣了，它有太多時間軸的堆疊。所以，我滿喜歡盈樺那個跳格子的，你一跳開，它可能馬上又是另一個時空，我滿喜歡她這種詮釋的方法。

佳璇：回到我們今天要講的主題：駐市，我覺得這個計畫不好做的原因是因為，一方面我們設定是駐市，所以我們設定在台南，但其實我們以創作者的觀點來講就是，我們已經設定了一個主題把自己給框住了。像黃彥穎剛剛講了一個重點：在紀紐約的作品裡面，他其實輕輕勾起了一個東西；或是像俊達講的：那個歷史的文本不是主要的，應該是回到藝術家本身，他怎麼樣讓他的作品在這個創作裡面更深入一點，還有怎麼去建構自己的脈絡，所以很多文本反而會變成是作品的殺手，文件本身會害了作品或是害了藝術家，因為那個思維模式是完全不同的。就好比我們談藝術跟設計的差別，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我覺得很重要的功課是，如果以駐市計畫來講，像紐約這樣的創作模式它可能是一個開始，對藝術家來講，堅持那樣的模式還滿重要的，或是我們作為藝術工作者，對於藝術這件事情某方面還是要有一種潔癖。另外，有一個很棒的觀點是：藝術家在創作，他不是在於服務觀眾，我們是在提出一個顛倒觀眾思維的概念，那個觸動的感覺就會非常強大。像彥穎講的，他的歌詞不需要人家去唱，我們自己就會去唱。